

新章程

The Vegan · 第7卷 第1期 · 1951年春 · 第2-3页

克罗斯阐释1950年11月11日特别全体大会上通过的章程——纯素主义的含义正是在这一天被确定下来，并写入了章程。——中文翻译，译自英文原文。

随本期《The Vegan》寄给各位会员的每一份中，都附有一份新章程，以及一份需填写并寄交新任秘书希尔达·哈尼塞特夫人（Mrs. Hilda Honeysett, 38 Stane Way, Ewell, Surrey）的表格。

本文旨在阐明纯素协会于1950年11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特别全体大会上通过的新章程中较为重要的几点。我们须记得，协会于1944年成立之时并无章程，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47年3月，方才通过了沿用至今的一套章程。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已日益明显：随着纯素主义的发展，第一套章程越来越无法为协会提供一部明智而合乎逻辑的章程。新旧章程之间的巨大差别，正在于这一缺陷已得到弥补。

我们的章程并非仅仅是一些规章制度，也不只是我们工作机制的一个大纲。诚然，它们确实是规章，也的确描述了我们所议定的那套运作机制，但它们所做的远不止于此——它们珍藏并守护着我们的理想。它们以协会全体的权威为后盾，精确地陈述了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缺乏这样一份陈述，正是先前那套章程最严重的不足；不过也须记得，当那套章程通过之时，协会尚未发展到我们能够就终极目标达成一致的地步。

通过陈述我们所议定的目标，并正式为“纯素主义”一词下定义，我们找到了一片永久的共同基础，也终结了那危险且始终存在的瓦解之虞。

纯素运动的宗旨（“终止人类对动物的剥削”）就剥削的含义而言，由第4(a)条予以厘清；该条使协会承诺“力求终止人类将动物用于食物、商品、劳役、狩猎、活体解剖，以及一切涉及人类对动物生命之剥削的其他用途”。通过采纳这一条款，协会已明确地站了解放者一边；我们所寻求的与其说是福利，不如说是自由。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让人与动物之间当下的关系（若诚实地看待，这大体上是一种主奴关系）变得更可忍受，而是要废除它，代之以某种更配得上人之崇高地位的东西。简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让生灵获得自由——把它们送回大自然的平衡与清明之中，那才是它们应得的归宿，从而终结那桩历史性的错误：即人类当初决定自己有权剥削并奴役它们之时所铸成的错误。

纯素目标的第二个宏大方面，是它对人类演化的影响。且不说这废除了一副巨大的残忍重担——这重担必将如回力镖一般，不断地飞回人类自己头上——还须记得：在任何主奴关系中，

遭受最大、最深伤害的并非奴隶，而是主人。除非人与其同为生灵的动物之间当下的关系，被一种在相对平等的立足点上的伙伴关系所取代，否则人类对幸福的追寻注定要陷入痛苦而悲惨的挫败。

以上是新章程最为宏大的影响，但或许还有其他方面值得一提。如今，加入协会既可作为正式会员，也可作为附属会员，委员会请每一位现有会员声明自己希望归入哪一类。因此，指出这一点或许有益：新章程将会员定义为承诺在其处境允许的范围内尽力践行纯素原则的人。换言之，所要求的乃是各人诚实的尽力而为；而此处的“诚实”，也意味着合乎情理。任何人都不应仅仅因为处境使其无法达到原本或可期望的那般高度的一致性，便自绝于正式会员身份的种种益处之外。要紧的是在精神上是纯素的，然后再尽己所能。附属会员则是在原则上与我们一致、却不愿就做法作出任何承诺的人。因此，分界线并非严格的一致性，而是努力。

年度会费已提高至7先令6便士，终身会籍则提高至7几尼。委员会已决定，年度会费此后涵盖1月1日至12月31日的期间，并应于每年1月1日缴纳。

新章程所完成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通过使伦敦纯素小组（London Vegan Group）得以结束其独立存在、成为协会的一个分支，从而增进了运动的统一。就章程而言，伦敦纯素小组比纯素协会更为古老，本身即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新章程通过为设立协会分支预留空间，为伦敦纯素小组融入一个统一的运动扫清了道路。

对于新章程，或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标志着纯素协会的真正诞生。凡有意加入我们的人，都应加以阅读并理解，因为在那些不得不采取正式措辞的字句之中，珍藏并牢固镶嵌着我们所坚守的一切，以及我们盼望在某个光辉的日子终能实现的一切。

——L.J.C.